

◀ (上接 11 版)

间进行改建，适合陈列和办公用。当时，黄浦区房地产公司在给上海博物馆的《同意你馆自费改装中汇大楼的复函》中明确提出几个要求：

一、施工计划中拆除部分

在实际施工中希望尽量保留原有装修设备，能不拆除的不要拆除，如需增添拆改项目，请事先与我公司取得协议。

二、拆除下来的大理石和其他建筑材料，除用作该大楼的改装外，多余的请交还我公司，并请转告和督促施工单位，保证不拆坏大理石。

三、所有改装增建在完工后，敬请无偿移交我公司统一管理，将来由我公司负责维修。

这种保护要求还是很有见地的。

改建后的大楼布局还是发生了很大的变化。首先是总出入口设置在了河南南路 16 号，并以此为中轴，将南、北两个大厅都用作展览会场，以举办各种专题展览。

北厅保持了原有的大理石豪华装修，拆除黑色大理石柜面的银行柜台，将柜面下降正好镶平地坪，并打通了北厅可拆去的间隔使空间一统，获 850 平方米面积用作临时展厅。保留了面北的正大门，将之用作特别展览专用出入口。南厅面积 550 平方米，拆除原有内隔断，重铺水磨石地坪。

地下室做厨房、饭厅、木工场、石刻库房等；南轴的夹层辟做图书资料库和阅览室；一层北轴做外宾接待室及办公用房，原来杜月笙的董事长办公室保持原状，用作贵宾接待室，面积约 180 平方米；一层南轴为文物陈列室；二层

南轴，三、四层南北全轴全部用作基本常设陈列；五层大部分为藏品库房，辟出一部分作为科学实验室；六层的北轴亦为藏品库房，南轴用于文物修复和复制工场及文物摄影室；七层则全部为业务部门办公用房。

虽然从银行大楼改为博物馆大楼，功能上发生了很大的转变，但上海博物馆尽可能地少做改动，以期能最大程度地保留该建筑的原有特色。除了陈列室、展览会场及书画库房外，其余地方基本上都不装修，沿四周马路的窗户，经与黄浦区公安分局研究后，除了个别地方外，也不加装铁栅。

1959 年 9 月 22 日，在经过一个月的搬迁、布展工作之后，上海博物馆河南南路馆舍开门迎客了，正式向社会各界开放，“以全新姿态迎接建国十周年”。

上海博物馆在这里度过了 35 年，一方面，历年来藏品积累达百万件，研究和技术人员也不断增加，空间显得狭小局促，另一方面，中汇大楼作为银行和办公建筑，其与博物馆建筑的矛盾与差距也越来越大。于是，上海博物馆新馆建设被提上议事日程。当时，由于建设资金紧张，上海市政府要求上海博物馆必须自筹部分资金。而上海博物馆除了文物之外，最大的资产也就是馆舍大楼了，不得已以 2500 万美元的价格将中汇大楼出让。再加上市政府拨款的 3000 万元人民币，以及在海外爱国人士处争取到的赞助 500 万美元，上海博物馆新馆的建设资金基本筹集到位。1993 年



上海博物馆中汇大楼馆舍近景（原有建筑端庄简朴的风格保持完整）



2017 年 5 月拍摄的中汇大楼



上海博物馆中汇大楼馆舍的河南南路大门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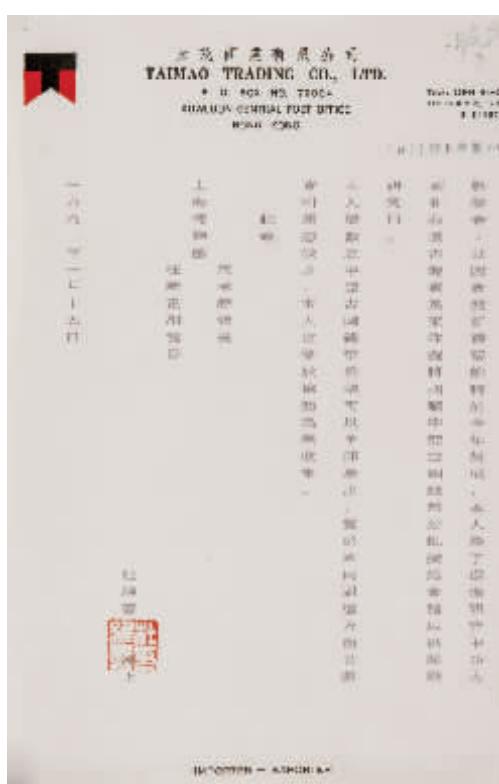


现在河南南路 16 号门口（增加的古典式柱子与大楼原有风格并不协调，“中汇大厦”四字为上海博物馆 1993 年出让中汇大楼馆舍时马承源馆长所题）

余波

1949 年杜月笙离开上海前往香港，1951 年客死他乡。

1990 年，杜月笙之子杜维善回到阔别 40 余年的上海，走进了位于中汇银行大楼里的上海博物馆。根据郑重对杜维善的采访，当时上海博物馆的马承源馆长和汪庆正副馆长在会客室接待了他，杜维善左顾右盼，感慨万千。这个地方，这个房间，都是他年幼时候曾经到过的。当时，他还和两位馆长开了个玩笑：“我要向两位馆长收房租了。”两位馆长则说：“我们知道，杜先生



杜维善先生写给上海博物馆馆长的信笺（1991 年 1 月），意欲捐赠所收藏的中亚古国钱币。

此次来是要有所贡献的。”

在此次上海之行中，杜维善决定将他自 1960 年代以来陆续收藏的丝绸之路古国钱币捐赠给上海博物馆。1991 年 12 月 26 日，杜维善、谭端言夫妇捐赠丝绸之路古国钱币的仪式在上海博物馆隆重举行。两大厚册的集藏集子，367 枚来自西域 20 多个国家的古币，每一枚古币的护套上，都有杜维善手书的中英文说明。当时的评论者认为“目前中国还没有一

个人可以做出这些说明”。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波斯萨珊王朝的金币。此后，杜维善先生继续收藏中亚古国钱币，并分几次陆续向上海博物馆捐赠收藏的钱币精品。上海博物馆在之后新建的人民广场新馆里还辟出专室进行陈列，并聘任杜维善先生为上海博物馆顾问至今。

（作者为上海博物馆副研究员，上海大学历史学在读博士生）